

洪雅地名与道教的关系——兼说异名车冈

李振华

目前道学界有人研究认定，张陵初创“平冈治”在洪雅瓦屋山^①。笔者据此论述 考察《洪雅县地名录》，认为此说很有理由：(1)瓦屋山下车冈河严王峡处有鹤鸣山。(2)洪雅县异名“车冈”之“车”字，古读音与张陵初创“平冈治”之“平”字音相同，都在《六书音韵表五部》，读车(居)^②。两相吻合，初露端倪，是否成立，还须论据完备。笔者认为，从地名上找依据具有实际意义。地名学界认为，地名是历史的脚印。蒲孝荣先生说地名文化，“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政治学……”^③。笔者以《洪雅县地名录》为依据实地考察印证，发现洪雅县“条”、“华”命名的聚落名是最古老文明的地名，文化内涵深厚且影响深远。虽然只33条，在《洪雅县地名录》2744条地名^④中谈不上什么比重，但有极高的史料研讨价值，是张陵创道的重要史证。一己之见，提出来请诸君批评、指正。

一、汉代洪雅县境分属关系

“洪雅在禹贡梁州之域”^⑤。“秦灭巴、蜀，置巴郡、蜀郡。今洪雅之地分别为严道、南安县所辖”^⑥。“汉初承秦制，县西南皆为严道县地”^⑦。“汉武帝置犍为郡。今洪雅地当时隶属犍为郡南安县，但原属蜀郡严道县之地未变”。“蜀汉今洪雅县地仍如汉初未变”^⑧。“今考其地：瓦屋居于西南，思经居于东北，车冈水出其中，上流曰严王峡，谓瓦屋山下思经山下皆是”^⑨。古今方志家们修县志时考证公认，今洪雅县境内汉时蜀严道县辖之地，为今罗坝区、柳江区所辖地之总和稍强，约是今洪雅县境1984.43平方公里之75%强。张陵创道就在这片土地上。

二、洪雅之名称与民族之关系

“后周置洪雅镇，属洪雅县”^⑩。“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置洪雅县，治地在今丹棱县城乡镇，于县西置洪雅镇(今洪川镇)属洪雅县”^{B11}。“洪雅今丹棱县，以县西有洪雅川得名”^{B12}。“洪雅川即今之安河溪。在今洪雅县城东至丹棱县城西中段。距两城各20多华里处。据清嘉庆《洪雅县志》记载：安河溪有三源，一自名山蒙山伏流迳黄荆峡南流；一自中山坪北流汇于徐河下流合洪川为安河；一是金鸡山水自县北曲折30里来合，至猴子崖入雅河。据此，洪雅川系取洪川与雅河为名。洪雅县以洪雅川而得名”^{B13}。

今洪雅县治所在之青衣江，因流经雅安而下又号雅河。而雅安之名，“以州境雅安山为名”^{B14}

。对于“雅安山”一词，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任乃强教授《雅安八县地名考释》解为

“‘雅’系羌语旄牛之义” B15 。四川社科院历史所任新建研究员亦考证后说，“此说颇有理”，并为之旁证云：

“康巴藏族中流传：三国时诸葛亮为巩固后方，全力北伐，对川西诸羌部大肆拢络。当时活动于邛崃山一带的一支旄牛部落受孟获的挑唆，袭扰至雅安、名山一带。诸葛亮派大军进剿，此部大败，酋长仅剩五头旄牛逃至羌江畔，藏于一山中，杀旄牛为食，得以不死。后酋长被招降，为纪念五旄牛之功，遂呼此山为‘五旄牛山’。羌藏语：‘五旄牛’读为‘gy aglnga’，汉人讹为“雅安”。考雅安为汉严道县地，‘县有蛮夷曰道’，此地有羌部居处应无疑。故此说并非毫无根据” B16 。

据任乃强教授之考证，笔者认为“雅安”“雅川”音相似，且发源严道蒙山，名洪雅川 或亦此义。

据“邛崃山县西南一百二十里，一名邛笮山，周秦间邛人笮人界也，北起徙都，东蟠瓦屋” B17

的记载，今瓦屋山系间，原本就住有邛人笮人。今《洪雅县地名录》中收有“牂牁冈”、“板盾河”，“黄羌河”、“高羌河”等数十条表明是少数民族遗下的地名。而高羌河即今汉王乡与名山县交邻流入洪雅川的支流，无疑洪雅川流域也是羌人居住区，视洪雅川与“雅安山”同义亦可。

三、对条、华聚落名的调查

《洪雅县地名录》收录的“条”聚落名有赵河条、骆条、刘条、邵条、石坎条、白岩条、王条、张条、余条、程条、吴河条、许河条、李条、唐条、周河条、黄河条、柿杆条等17条，多在瓦屋山下；而收录的“华”聚落名如马华、罗华、上鲜华、下鲜华、小史华、大史华、黎华、陈华、金华、梁华、侯华、赵华、黄华、木厂(牧场)华、董华、聂华等16条多在思经山下一带的河谷平坝。对于“条”、“华”，《洪雅县地名录》有简要的说明，但未深究其来历含义。如说条为“底下。切音成条” B18 。说华为“靠山临水，土地肥沃”

B19 ，“土壤肥沃，物产丰富” B20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B21 等。值得一提的是“木厂(牧场)华”，是青衣江河谷的一块千亩以上的大草原，原本江岛。1953年农业合作化时，以(牧场)华为据建“新华”公社，养牛业仍沿古俗。全村均由一小姑娘放牧，组成一支数十头的大牛群，人们呼之为“牛排长”。这个小姑娘，其实她名王茂芝。久而久之，记者采访时只知为牛姑娘、牛排长，而不知其姓王。追溯原始名牧场华者或即古之旄牛羌聚居地，1958年后垦耕而成聚落。

笔者在研究《洪雅县地名录》时发现，在同一乡同一地境，同等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聚落村、自然村，只称“底下”、“坝”，而不称“条”、“华”，更显出地名“条”、“华”的文化底蕴和特殊涵义。于是认为：以条、华名聚落，与汉末洪雅瓦屋山道教文化有密切关系。而现存的“条”、

“华”村落，命名可能起于汉末张陵在洪雅创道教时，是洪雅境内最早的道教文化村。而后世发展的

村落名，就只称“底下”而不称“条”，如唐底下、侯底下。称“坝”而不称“华”，如洪安坝、义公坝等。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现象。

四、对条、华聚落的考察

考“条”古音读“tia”，古写为“夏”，疑亦羌语译音。其聚落均在依山夹溪的入山道口，居处用水十分便利。民间多为竹管引入宅。其名有“黄河条”者，或因秦灭六国，徙中原豪族于此而来。在深入调查中，得知凡属名“条”的聚居地，登山过境处均有“棚子”，且具备炊用食物，供行道者歇足作炊。食物来源系“还山愿”而来。据说入山采伐、安山狩猎等，必先许山愿。届时自觉还愿，不还则有“灾祸”降临，民间习以为俗。凡入山打算采药，均借“棚子”食宿。清人何绍基游瓦屋山诗中有云：“穿云一线无寻处，问路惟凭笋子棚”^{B22}，说的就是这种棚子。这也许就是张陵在瓦屋创道教时的“义舍”遗风。

《说文》曰：“条，小枝也”。注云：“《毛传》曰：枝曰条，浑言之也；条为枝之小者，析言之也”^{B23}。瓦屋山下之“条”名聚落，当是当年张陵在瓦屋山初创“车(平)冈治”下的道民小区。“治”如干如枝，“条”乃枝之小者也。

考“华”即“化”，非云“花”也。华、化同音，洪雅人习读为“华”音。《说文》云：“化，教行也”。注云：“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B24}。《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以“化”名聚落当是此义。而有学者认为，中华为“华夏”，张陵以“华”、“夏”名聚落寓义高远。

笔者考察确证：凡以“华”为名的村落，均临近河边，而且还有私人设渡在此(建国初共27个)。古时曾经设“义渡”，有义渡田产供渡夫工食之用。村落分布在洪雅花溪河(30公里水道)、青衣江(50公里水道)两岸。在与名山交界的洪雅汉王乡双江口之聂华，也在名山河渡口(名山河古称“沫水”亦称“蒙水”，“沫”音同“蒙”)。

洪雅以“华”为名的聚落均在思经山下，道教创道初期所立“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就在山下的董华对岸，而“老子骑牛”、“天师斩蟒”岩画也在董华，说明是道教活动中心区域之一。如果说在瓦屋山下以“条”名聚落的自然村，是张陵初创“车(平)冈治”下的支教区，那么，思经山下青衣江河谷平原以“华”名聚落的村庄，则是初期道教试行“治——化”教民，从瓦屋山向外扩展推进的实证。今《洪雅县地名录》收录的“华”虽然不足24个，但当初未必如此。就民间相传的“华”还不止这些。

通过对条、华地名的考察，证明其名称与张陵创道有关。从“枝”至“条”，到“治”至“化”，是张陵创道时政教合一的政区“雏形”。

五、异名“车冈”概说

在1994年冬进行的洪雅瓦屋山水库区调查工作中，笔者曾参加过“严道古城遗址”考察。清洪雅县志所绘之严道古城图，地址在张坝，即今瓦屋山镇之新区。经探沟发掘，未见秦时遗物，只出土一些东汉后期之砖瓦及器物残片。传说的严王皇宫地道没有掘到，证明秦严道故城不在张坝。今春(2000年)研究瓦屋山道教文化，以紧邻张坝左侧之鹤鸣山为线索进行调查，由张坝村民指证，始知该山上古有天师庙，遗址尤存。查证方志，证明车冈河即炳灵河。以张坝在鹤鸣山下、车冈河上，而“平冈治”之“平”古音读“车”、“居”。“平冈”即“车冈”。于是张坝遂有可能是汉末张陵于此创道建治，一度成为东汉末年汉室衰微，战乱相继时，洪雅地方独立的“道国”都城。关于此，可从以下三点来证：

(1)从地理位置上说。瓦屋山与汉源、金口河、荣经、雅安相接壤，东南西三面高山环卫，无路相通，成为死角。东北唯一的通道设关把守，今遗有土地关、王关、黑崖关、小关、大关等地名。而在此域内的民族居住区，亦设关封锁通道，板盾河通往金口河之山道上，设“夹门关”。在斗羌居住区与雅安接壤处，设报警台“楼子”。今遗址名有“关房坪”、“楼子口”等。而外围的思经山口笮人区设蔡关。现遗“碉楼”残迹于山口。张陵在这个安全地创道设教，造作道书，封锁消息，创建了独立的“道国”天下。

(2)从基础条件上说。张陵创道时有一批相当得力的弟子，如王长、赵升等，据道书说有弟子二三百人，都是有较高文化的，在汉代印刷术未出现时，全凭手写道书。有了这批人在民间活动，画符治水，为民治病，扎根民众中，定会受人民的拥戴。民众自觉为“道国”献力，是张陵创道的基础条件。

(3)从创道方略上说。张陵熟谙诸家典籍，通晓治世之道。就后世史家所云，可知其是以教代政、政教合一作为创道方略的。他治政不立县而设“治”，治民不名亭、邮而立“条”、“化”，与汉王朝行政建制是格格不入的。就《洪雅县地名录》所保留之“条”、“化”名作考，可知张陵之创道方略是“从山区伸向平原”。他首先在瓦屋山高山区一带设“条”，然后逐步派遣弟子们下山，举纲张目地推进。如《洪雅县地名录》所载之“王长沟” B25，现在土地关下之赵河。张陵的得力弟子名王长，或即为张陵派遣下山向平原推进的道教先锋。沟以人名命名，即为例证。第二步是从花溪河流域进入青衣江流域河谷平原，尔后再分派弟子们奔赴蜀中各地。因在瓦屋山外区的行政村落均名“化”，而张陵后来遍及全蜀的教区称“治”、“化”，可证张陵创道思想是在洪雅孕育的。而道教遍及全蜀，经验是在洪雅创造的。

车冈城的时限问题，上限可以从张陵第二次入蜀山推算。若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B26

自河洛入蜀，以途中行住3年计算，则于公元96年已到达瓦屋山。推算他在瓦屋山以3年时间作筹

备，最迟也应在公元100年时，考虑建治(条)化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若从公元101年正式建立车冈治起推算，张陵在车冈创道，造作道书，也不过是十年时间。若果如此，则在公元112年时，张陵即已离开车冈了。张陵走了，一定留下得力的弟子，或如“祭酒碑”所记的张普、赵广、王盛、黄长、杨奉 B27 等可引为实证。因此张陵走了，不等于道教老根据地(平冈治)车冈城撤了，只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大的发展了，让后来之新教区淹没。

随着岁月流逝，王朝更替，在新王朝洗劫进入老教区(瓦屋山)养兵的农民义军，在毁誉之下，这座既不为封建王朝承认，道教徒亦不敢认可的道国古城，也就自然消声匿迹，鲜为外人知道了。如洪雅地名录中留下的“条”、“华”村落一样，空有其名了。

1800年前的车冈城名能从民间流传至今，说明洪雅瓦屋山民均系土著人氏。洪雅民间流传的谚语：

“任随下天乱，此地定无忧”，形象地道出人民的安全感心情。或许这就是张陵选中此山创道设教的真正原因。(责任编辑：章宏)

①《瓦屋山道教文化》第434页、第435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②《说文解字注》第20页亏205平第720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版。

③《雅安地名文化集萃》第1页《序》，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1版。

④《洪雅地名录》1页，四川地名丛书66，1986年1版。

⑤清嘉庆《洪雅县志·方輿》木刻版，1813年。

⑥⑦⑧新修《洪雅县志》第44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1版。

⑨清嘉庆《洪雅县志·古迹》木刻版，1813年。

⑩清嘉庆《洪雅县志·沿革》木刻版，1813年。

B11 B12 B13 新修《洪雅县志》第45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B14 B15 《雅安地名文化集萃》第17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1版。

B16 《雅安地名文化集萃》第18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1版。

B17 清嘉庆《洪雅县志·山川》木刻版，1813年。

B18 《洪雅县地名录》第109页。四川地名丛书之66，1986年版。

B19 《洪雅县地名录》第74页，汉王公社。

B20 《洪雅县地名录》第24页，止戈公社。

B21 《洪雅县地名录》第28页，将军公社。

B22 清光绪《洪雅县志艺文·诗》木刻版。

B23 B24 《说文解字注》第249页上、第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版。

B25 《洪雅县地名录》第183页(四画)丛书之66, 1986年版。

B26 《道教史资料》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B27 《道家金石略》第4页。文物出版社出版社, 1988年1版。



Copyright 2001 Religious Studies